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中国十大名优小说 / 金源主编. - 兰州 : 兰州大学出版社 ,
2005.11
(华夏文化典藏书系. 第2辑)
ISBN 7-311-02701-2
.中... .金... .故事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.I247.8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9219 号

中国十大名优小说
金源 主编

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
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 : 8912613 邮编 : 730000
E-mail : press @ onbook.com.cn
[http : / / www.onbook.com.cn](http://www.onbook.com.cn)

西安激扬彩印包装公司印刷 西安市青年路 43 号

开本 : 850 × 1168 毫米 1 / 32 印张 : 140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: 2915 千字 印数 : 1 - 8000 册

ISBN7-311-02701-2/I · 158 全套定价 : 200.00 元 [共 20 册]

版权所有 , 侵权必究

凡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 , 可与工厂直接调换。

联系电话 : 029-87314034 服务监督热线 : 010-67491549

前

言

中国是小说的国度，自小说出现之后，就与诗歌、散文三分中华文坛，并且与诗文同步发展，自成体系，成为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进程的“广角镜”。

从古代神话到先秦寓言，小说开始萌芽破土。尔后，经历六朝志怪，唐代传奇，宋元话本等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形式，至明清近代，形成章回宏篇，短篇荟萃，其态汪洋恣肆，涌向顶峰。小说的创作，也由民间相传到文人创作，一时纷纭，从未中歇。以至今日，名篇佳作浩如烟海，傲立于世界小说之林。

古代小说流派纷呈，以题材而言，有传奇小说、神魔小说、侠义小说、公案小说、世情小说、言情小说、史传小说、名优小说、讽刺小说、幽默小说等之分。

名优是古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，文人笔下的她们大都集美丽、聪慧、才华于一身，可谓是女人中的极品，然而因其地位的卑下又总让她们大多逃不过红颜薄命的悲剧。所以她们的美让人爱怜，让人倾羡，她们的不幸也让人同情，让人慨叹。唐宋时，一些文人士子在同美慧绝伦的名妓美媚们的交往中，为她们的风采所倾倒，或出于对她们的同情钦佩，便纷纷开始为这一群特殊的女人树碑立传，大张其美艳，使她们的芳名流传后世。于是以名娼名优为题材的小说渐渐盛行起来，并逐步成为我国古代小说中为数不少的一大类。

在古代的男权社会，女人大都如同花鸟，如同玩物，其命运皆掌握在男人手中。而作为妓女的女人，要争得平等的地位，纯

真的爱情,更要比普通女人付出十倍的艰辛。她们有绝世的美貌才情,却背负着不良女子的十字架,两相强烈的反差,不知让多少倾城的红颜,最终只落得魂逐浪花?即使有侥幸得善终的,也是凤毛麟角。然而这些处于社会夹缝中的女人从未停止过抗争,她们以自己的美丽才智为资本,不懈的追求,那怕是玉碎,也在所不惜。

名优小说便是以这些名妓为主人公,或根据史实,收集编撰;或凭借想象精心构造,塑造出一个个美丽鲜活,各具独特的青楼女子形象。本书选取了十部优秀的名优小说,这些作品向人们揭示了处于被玩弄地位的妓女的生活状态,展现了她们在追求自由、追求平等、追求爱情所表现出的智慧和魅力,也让人们透过世俗的偏见和狭隘,看到她们身上所具有的真、善、美。

本书辑选这些作品,意在让广大读者有所欣赏、有所启迪。在轻松愉快中,从一个侧面,领略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底蕴。本书所选,主要是从认识和借鉴及陶冶情操等方面着眼的,对传统的名篇,对后世影响大的作品优先入选。并且每篇均有注释和赏析,对于文言小说,我们附有译文,翻译采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。除此之外,每篇小说还配有对应的图画,图文并茂,相信读者一定会爱不释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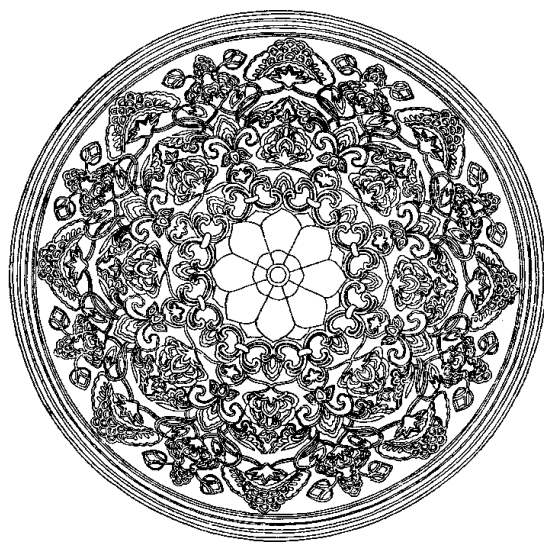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选编者学识有限,加之时间仓猝,选篇、注释中或有错误与不足之处,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者
2006年1月

目

录

霍小玉传.....	唐·蒋 防(1)
李娃传.....	唐·白行简(21)
李师师外传.....	宋·佚 名(45)
王魁负心桂英死报.....	宋·佚 名(62)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.....	明·冯梦龙(73)
赵春儿重旺曹家庄.....	明·冯梦龙(91)
卖油郎独占花魁.....	明·冯梦龙(105)
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...	明·陆人龙(146)
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.....	清·李 渔(166)
苏小小慧眼识风流.....	清·陈树基(194)



霍小玉传

唐·蒋防

大历中^{〔1〕}，陇西李生名益^{〔2〕}，年二十，以进士擢第。其明年，拔萃^{〔3〕}，俟试于天官^{〔4〕}。夏六月，至长安，舍于新昌里^{〔5〕}。生门族清华^{〔6〕}，少有才思，丽词嘉句，时谓无双。先达丈人^{〔7〕}，翕然推伏^{〔8〕}。每自矜风调^{〔9〕}，思得佳偶，博求名妓，久而未谐。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，故薛驸马家青衣也^{〔10〕}，折券从良^{〔11〕}，十余年矣。性便辟^{〔12〕}，巧言语，豪家戚里，无不经过，追风挟策^{〔13〕}，推为渠帅^{〔14〕}。常受生诚托厚赂，意颇德之。经数月，李方闲居舍之南亭。申未间^{〔15〕}，忽闻扣门甚急，云是鲍十一娘至。摄衣从之，迎问曰：“鲍卿今日何故忽然而来？”鲍笑曰：“苏姑子作好梦也未？”^{〔16〕}有一仙人，谪在下界，不邀财货，但慕风流。如此色目^{〔17〕}，共十郎相当矣。”生闻之惊跃，神飞体轻，引鲍手且拜且谢曰：“一生作奴，死亦不悛^{〔18〕}。”因问其名居。鲍具说曰：“故霍王小女^{〔19〕}，字小玉，



王甚爱之。母曰净持。净持即王之宠婢也。王之初薨^{〔20〕}，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，不甚收录。因分与资财，遣居于外，易姓为郑氏，人亦不知其王女。姿质秾艳，一生未见，高情逸态，事事过人，音乐诗书，无不通解。昨遣某求一好儿郎，格调相称者。某具说十郎。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，非常欢惬。住在胜业坊古寺曲^{〔21〕}，甫上车门宅是也^{〔22〕}。已与他作期约。明日午时^{〔23〕}，但至曲头觅桂子，即得矣。”鲍既去，生便备行计。遂令家僮秋鸿，于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假青骊驹^{〔24〕}，黄金勒。其夕，生浣衣沐浴，修饰容仪，喜跃交并，通夕不寐。迟明^{〔25〕}，巾帻^{〔26〕}，引镜自照，惟惧不谐也。徘徊之间，至于亭午^{〔27〕}。遂命驾疾驱，直抵胜业。至约之所，果见青衣立候，迎问曰：“莫是李十郎否？”即下马，令牵入屋底，急急锁门。见鲍果从内出来，遥笑曰：“何等儿郎，造次入此^{〔28〕}？”生调诮未毕^{〔29〕}，引入中门。庭间有四樱桃树；西北悬一鹦鹉笼，见生入来，即语曰：“有人入来，急下帘者！”生本性雅淡，心犹疑惧，忽见鸟语，愕然不敢进^{〔30〕}。逡巡^{〔31〕}，鲍引净持下阶相迎，延入对坐。年可四十余，绰约多姿^{〔32〕}，谈笑甚媚。因谓生曰：“素闻十郎才调风流，今又见容仪雅秀，名下固无虚士。某有一女子，虽拙教训^{〔33〕}，颜色不至丑陋，得配君子，颇为相宜。频见鲍十一娘说意旨，今亦便令永奉箕帚^{〔34〕}。”生谢曰：“鄙拙庸愚，不意顾盼^{〔35〕}，倘垂采录^{〔36〕}，生死为荣。”遂命酒馔，即令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。生即拜迎。但觉一室之中，若琼林玉树，互相照曜，转盼精彩射人。既而遂坐母侧。母谓曰：“汝尝爱念‘开帘风动竹，疑是故人来。’即此十郎诗也。尔终日吟想，何如一见。”玉乃低鬟微笑，细语曰：“见面不如闻名。才子岂能无貌？”生遂连起拜曰：“小娘子爱才，鄙夫重色。两好相映，才貌相兼。”母女相顾而笑，遂举酒数巡^{〔37〕}。生起，请玉唱歌。初不肯，母固强之。发声清亮，曲度精奇。酒阑，及暝^{〔38〕}，鲍引生就西院憩息。闲庭邃宇^{〔39〕}，帘幕甚华。鲍令侍儿桂子、浣沙与生脱靴解带。须臾，玉至，言叙温和，辞气宛媚。解罗衣之际，态



有余妍，低帏昵枕，极其欢爱。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^{〔40〕}。中宵之夜^{〔41〕}，玉忽流涕观生曰：“妾本倡家，自知非匹。今以色爱，托其仁贤。但虑一旦色衰，恩移情替，使女萝无托^{〔42〕}，秋扇见捐^{〔43〕}。极欢之际，不觉悲至。”生闻之，不胜感叹，乃引臂替枕，徐谓玉曰：“平生志愿，今日获从，粉骨碎身，誓不相舍。夫人何发此言！请以素缣^{〔44〕}，著之盟约。”玉因收泪，命侍儿樱桃裹帊执烛^{〔45〕}，授生笔研。玉管弦之暇，雅好诗书，筐箱笔研，皆王家之旧物。遂取绣囊，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

以授生^{〔46〕}。生素多才思，援笔成章，引谕山河^{〔47〕}，指诚日月^{〔48〕}，句句恳切，闻之动人。染毕^{〔49〕}，命藏于宝篋之内^{〔50〕}。自尔婉娈相得^{〔51〕}，若翡翠之在云路也^{〔52〕}。如此二岁，日夜相从。其后年春，生以书判拔萃登科，授郑县主簿^{〔53〕}。至四月，将之官，便拜庆于东洛^{〔54〕}。长安亲戚，多就筵饯。时春物尚余，夏景初丽，酒阑宾散，离思萦怀。玉谓生曰：“以君才地名声^{〔55〕}，人多景慕^{〔56〕}，愿结婚媾^{〔57〕}，固亦众矣^{〔58〕}。况堂有严亲^{〔59〕}，室无冢妇^{〔60〕}，君之此去，必就佳姻。盟约之言，徒虚语耳。然妾有短愿，欲辄指陈。永委君心，复能听否？”生惊怪曰：“有何罪过，忽发此辞？试说所言，必当敬奉。”玉曰：“妾年始十八，君才二十有二，迨君壮室之秋^{〔61〕}，犹有八岁。一生欢爱，愿毕此期。然后妙选高门^{〔62〕}，以谐秦晋亦未为晚^{〔63〕}。妾便舍弃人事，剪发披缁^{〔64〕}，夙昔之愿，于此足矣。”

生且愧且感，不觉涕流。因谓玉曰：“皎日之誓^{〔65〕}，死生以之，与卿偕老，犹恐未惬素志，岂敢辄有二三^{〔66〕}。固请不疑，但端居相待。至八月，必当却到华州^{〔67〕}，寻使奉迎，相见非远。”更数日，生遂诀别东去。到任旬日，求假往东都觐亲。未至家日，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，言约已定。太夫人素严毅，生逡巡不敢辞让，遂就礼谢，便有近期。卢亦甲族也^{〔68〕}，嫁女于他门，聘财必以百万为约，不满此数，义在不行。生家素贫，事须求贷，便托假故^{〔69〕}，远投亲知，涉历江淮，自秋及夏。生自以孤负盟约^{〔70〕}，大愆回期^{〔71〕}。寂不知闻，欲断其望。遥托亲故，不遣漏言。玉自生逾期，数访音信。虚词诡说，日日不同。博求师巫，遍询卜筮^{〔72〕}，怀抱恨，周岁有余。羸卧空闺^{〔73〕}，遂成沉疾。虽生之书题竟绝^{〔74〕}，而玉之想望不移，赂遗亲知，使通消息。寻求既切，资用屡空，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筐中服玩之物，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^{〔75〕}。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只，诣景先家货之。路逢内作老玉工^{〔76〕}，见浣沙所执，前来认之曰：“此钗，吾所作也。昔岁霍王小女将欲上鬟^{〔77〕}，令我作此，酬我万钱。我尝不忘。汝是何人，从何而得？”浣沙曰：“我小娘子，即霍王女也。家事破散，失身于人。夫胥昨向东都，更无消息。悵快成疾^{〔78〕}，今欲二年。令我卖此，赂遗于人，使求音信。”玉工凄然下泣曰：“贵人男女，失机落节^{〔79〕}，一至于此。我残年向尽，见此盛衰，不胜伤感。”遂引至延先公主宅^{〔80〕}，具言前事。公主亦为之悲叹良久，给钱十二万焉。时生所定卢氏女在长安，生既毕于聘财，还归郑县。其年腊月，又请假入城就亲^{〔81〕}。潜卜静居，不令人知。有明经崔允明者^{〔82〕}，生之中表弟也。性甚长厚，昔岁常与生同欢于郑氏之室，杯盘笑语，曾不相间。每得生信，必诚告于玉。玉常以薪刍衣服^{〔83〕}，资给于崔。崔颇感之。生既至，崔具以诚告玉。玉恨叹曰：“天下岂有是事乎！”遍请亲朋，多方召致。生自以愆期负约，又知玉疾候沈绵^{〔84〕}，惭耻忍割^{〔85〕}，终不肯往。晨出暮归，欲以回避。玉日夜涕泣，都忘

寝食，期一相见，竟无因由。冤愤益深，委顿床枕^{〔86〕}。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。风流之士，共感玉之多情，豪侠之伦，皆怒生之薄行。时已三月，人多春游。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^{〔87〕}，步于西廊，递吟诗句。有京兆韦夏卿者^{〔88〕}，生之密友，时亦同行。谓生曰：“风光甚丽，草木荣华。伤哉郑卿，衔冤空室！足下终能弃置，实是忍人。丈夫之心，不宜如此。足下宜为思之！”叹让之际，忽有一豪士，衣轻黄衫^{〔89〕}，挟弓弹，丰神隽美，衣服轻华，惟有一剪头胡雏从后^{〔90〕}，潜行而听之^{〔91〕}。俄而前揖生曰：“公非李十郎者乎！某族本山东^{〔92〕}，姻连外戚。虽乏文藻，心尝乐贤。仰公声华^{〔93〕}，常思觐止^{〔94〕}。今日幸会，得睹清扬^{〔95〕}。某之敝居，去此不远，亦有声乐，足以娱情。妖姬八九人，骏马十数匹，惟公所欲。但愿一过。”生之侪辈^{〔96〕}，共聆斯语，更相叹美。因与豪士策马同行，疾转数坊，遂至胜业。生以近郑之所止，意不欲过，便托事故，欲回马首。豪士曰：“敝居咫尺^{〔97〕}，忍相弃乎？”乃挽挟其马，牵引而行。迂延之间，已及郑曲。生神情恍惚，鞭马欲回。豪士遽命奴仆数人，抱持而进。疾走推入车门，便令锁却，报云：“李十郎至也！”一家惊喜，声闻于外。先此一夕。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，至席，使玉脱鞋，惊寤而告母。因自解曰：“鞋者，谐也。夫妇再合。脱者，解也。既合而解，亦当永诀。由此征之，必遂相见，



相见之后，当死矣。”凌晨，请母妆梳。母以其久病，心意惑乱，不甚信之。僦勉之间^[98]，强为妆梳。妆梳才毕，而生果至。玉沈绵日久，转侧须人。忽闻生来，欻然自起^[99]，更衣而出，恍若有神。遂与生相见，含怒凝视。不复有言。羸质娇姿，如不胜致^[100]，时复掩袂^[101]，返顾李生。感物伤人，坐皆歔歔。顷之，有酒肴数十盘，自外而来。一座惊视，遽问其故，悉是豪士之所致也。因遂陈设，相就而坐。玉乃侧身转面，斜视生良久，遂举杯酒，酬地曰^[102]：“我为女子，薄命如斯。君是丈夫，负心若此。韶颜稚齿，饮恨而终。慈母在堂，不能供养。绮罗弦管，从此永休。征痛黄泉^[103]，皆君所致。李君李君，今当永诀！我死之后，必为厉鬼，使君妻妾，终日不安！”遂引左手握生臂，掷杯于地，长恸号哭数声而绝。母乃举尸，置于生怀，令唤之，遂不复苏矣。生为之缟素^[104]，旦夕哭泣甚哀。将葬之夕，生忽见玉繾帷之中^[105]，容貌妍丽，宛若平生。着石榴裙^[106]，紫襖裆^[107]，红绿帔子^[108]。斜身倚帷，手引绣带，顾谓生曰：“愧君相送，尚有余情。幽冥之中，能不感叹。”言毕，遂不复见。明日，葬于长安御宿原^[109]。生至墓所，尽哀而返。后月余，就礼于卢氏。伤情感物，郁郁不乐。夏五月，与卢氏偕行，归



于郑县。至县旬日，生方与卢氏寝，忽帐处叱叱作声^{〔110〕}。生惊视之，则见一男子，年可二十余，姿状温美，藏身映幔，连招卢氏。生惶遽走起，绕幔数匝，倏然不见。生自此心怀疑恶，猜忌万端，夫妻之间，无聊生矣^{〔111〕}。或有亲情，曲相劝喻。生意稍解。后旬日，生复自外归，卢氏方鼓琴于床，忽见自门抛一斑犀钿花合子^{〔112〕}，方圆一寸余，中有轻绢，作同心结^{〔113〕}，坠于卢氏怀中。生开而视之，见相思子二^{〔114〕}，叩头虫一，发杀髯一，驴驹媚少许^{〔115〕}。生当时愤怒叫吼，声如豺虎，引琴撞击其妻，诘令实告。卢氏亦终不自明。尔后往往暴加捶楚^{〔116〕}，备诸毒虐，竟讼于公庭而遣之^{〔117〕}。卢氏既出^{〔118〕}，生或侍婢媵妾之属^{〔119〕}，暂同枕席，便加妒忌。或有因而杀之者。生尝游广陵^{〔120〕}，得名姬曰营十一娘者，容态润媚，生甚悦之。每相对坐，尝谓营曰：“我尝于某处得某姬，犯某事，我以某法杀之。”日日陈说，欲令惧已，以肃清闺门。出则以浴斛覆营于床^{〔121〕}，周回封署^{〔122〕}，归必详视，然后乃开。又畜一短剑，甚利，顾谓侍婢曰：“此信州葛溪铁^{〔123〕}，惟断作罪过头！”大凡生所见妇人，辄加猜忌，至于三娶，率皆如初焉^{〔124〕}。

——选自《太平广记》



[注释]

〔1〕大历：唐代宗李豫的年号（766—779年）。〔2〕陇西：唐郡名，现在甘肃省陇西县一带。〔3〕拔萃：唐朝的一种考试制度，凡是科举出身的人，想做官的，还要经过复试。试文三篇，叫做“宏辞”“试判（撰拟判词）”三条，叫“拔萃”。合格后分配任用。〔4〕天官：吏部的别称，是当时中央政府的六部之一，掌管京外文官的铨叙升降。〔5〕新昌里：长安东城延兴门内北街第一坊。〔6〕门族清华：出身高贵的显门大族。〔7〕先达丈人：有地位声誉的前辈。〔8〕翕（xī）然：一致地。推伏：推许心服。〔9〕自矜风调：自夸风流才华。〔10〕驸马：全名驸马都尉，是皇帝出行时侍从马队的总领队。古代皇帝的女婿都封此官。青衣：古代青衣是卑贱者的服装，所以称婢女为青衣。〔11〕折券：即赎身，废弃卖身契。〔12〕便辟：善于逢迎谄媚。〔13〕追风：原为秦始皇的骏马名，后来比喻迅速。这里指探听消息。挟策：手持书册竹简，比喻知识渊博。这里指出谋画策。〔14〕渠帅：首领；头儿。〔15〕申未：午后一时到四时。〔16〕苏姑子：出处不详，疑为“书罐子”的音变，是对书生的谑称。〔17〕色目：人品。〔18〕惮：惧怕。〔19〕霍王：唐高祖第十四子李元轨于贞观十年（636年）由吴王改封霍王，武则天时遇害。其长子之孙李暉于唐中宗李显时嗣为霍王，这里应指李暉。〔20〕薨（hōng）：古时王侯和二品以上的大官死了称薨。〔21〕曲：街坊的小巷。〔22〕车门：矮门。〔23〕午时：十一时到十二时。〔24〕从兄：堂兄。参军：唐代军事机构、王府、府、州的属官。青骊驹：纯黑色的少壮马。〔25〕迟明：黎明。〔26〕巾幘：这里指戴上头巾。〔27〕亭午：中午。〔28〕造次：鲁莽；轻率。〔29〕调诮：打趣，说俏皮话。〔30〕愕然：吃惊的样子。〔31〕逡（qūn）巡：迟疑不决的样子。〔32〕绰约：柔美的样子。〔33〕拙：缺乏。〔34〕奉箕帚：做洒扫一类的事情，意为侍奉丈夫。这是做妻子的谦词。〔35〕顾盼：被看中。〔36〕采录：被选中。〔37〕数巡：几遍。〔38〕暝：天黑。〔39〕邃宇：深屋。〔40〕巫山：宝玉《高唐赋序》说，楚怀王游云梦泽，疲倦了就在云梦泽的台观午睡，梦见神女和他欢好，神女自称住在“巫山之阳，阳台之下。”洛浦：三国时，曹植在洛水之滨遇到洛水女神宓妃，见曹植《洛神赋》。〔41〕中宵：夜半。〔42〕女萝无托：比喻女子失去丈夫的依靠。《古诗十九首》有“与君为新婚，菟丝附女萝”的诗句。女萝，即松萝，一种地衣类、蔓生植物。〔43〕秋扇见捐：比喻女子被丈夫抛弃。汉代班婕妤开始被成帝宠爱，后来赵飞燕姊妹得宠于成帝，婕妤恐久之见危，求供养太后长信宫，并以纨扇为题作《怨歌行》：“常恐秋节至，凉飔夺炎热。

弃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绝。”〔44〕素缣(jiAn)：供书画用的白色丝绢。〔45〕褰(qiAn)幄：揭起帐幕。〔46〕越姬：越地的妇女。乌丝栏：绢或纸上的黑红格子，供书写用。〔47〕引谕山河：用山河做比喻，意思是爱情象山河一样永远不变。〔48〕指诚日月：指着月亮恳切地发誓，意思是心地象日月一样光明。〔49〕染毕：写完。〔50〕篋(qiH)：箱子。〔51〕婉娈(luBn)：两情恩爱。〔52〕云路：云端。〔53〕郑县：今河南郑州。主簿：管理文书簿册的官员。〔54〕拜庆：回家探望父母。东洛：唐朝以洛阳为东都，东洛即东都洛阳。〔55〕才地：才能和门第。〔56〕景慕：景仰思慕。〔57〕婚媾：婚姻。〔58〕固：必定。〔59〕严亲：指父亲。〔60〕冢妇：正妻。〔61〕壮室之秋：三十岁娶妻的时候。古人以三十岁为壮年。〔62〕妙选：精选；高攀。〔63〕谐秦晋：订结婚约。春秋时，秦晋两国交好，世代约为婚姻，所以就把缔结婚约称为秦晋之好。〔64〕剪发披缁：剪掉头发，披上黑衣去当尼姑。〔65〕皎日之誓：古人发誓用《诗经·王风·大车》里的“有如皎日”来表明至死不变的心迹，意思是心如太阳，要没入地下，光辉方灭。〔66〕二三：三心二意，不专一。〔67〕华州：今陕西华县。〔68〕甲族：世家大族。〔69〕便托假故：便以借贷为理由。〔70〕孤负：背弃。〔71〕愆(qiAn)：耽误。〔72〕卜筮(shL)：用艾火灼烧龟壳断吉凶叫卜，用蓍草断吉凶叫筮，这是古人卜卦的两种方法。〔73〕羸(lFi)：瘦弱。〔74〕书题：书信。〔75〕寄附铺：一种替人保管或出售珍贵物品的商行。〔76〕内作：皇宫中的工匠。〔77〕上鬟：古代女子十五岁为及笄，这时要举行一种仪式，把披垂的头发梳上去，可以插簪子，表示已为成人了，称上鬟。〔78〕悒悒：忧闷不乐的样子。〔79〕失机落节：指从重要的地位上迭落下来，即失势。〔80〕延先公主：应当为“延光公主”，即唐肃宗的女儿郾国公主。〔81〕就亲：定亲。〔82〕明经：唐代科举科目之一，考经义取中的叫明经。〔83〕薪刍：柴草。〔84〕疾候：病的症候。沈绵：疾病缠绵，历久不愈。〔85〕忍割：忍心割弃。〔86〕委顿：无力支持的样子。〔87〕崇敬寺：长安中心区靖安坊的一座寺庙。〔88〕韦复卿：字云客，京兆万年人，官至检校工部尚书、太子少保。〔89〕黄衫：唐朝时少年所穿的黄色华贵服装。〔90〕胡雏：西北少数民族的少年。〔91〕潜行：秘密地跟在后面。〔92〕山东：指崑山、函谷关以东。〔93〕声华：声誉才华。〔94〕觐止：会见；遇到。〔95〕清扬：眉清目秀。《诗经·郑风·野有蔓草》：“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”〔96〕侪辈：同辈。〔97〕咫(zhK)尺：形容很近。咫：古代度量单位，八寸为咫。〔98〕侩(mKn)勉：勉强。〔99〕爍(xU)：忽然如火光一现。〔100〕胜致：支撑。〔101〕掩袂

(mHi): 流泪时用衣袖遮住脸。〔102〕酬地: 浇洒地面, 表示发誓。〔103〕征痛黄泉: 造成死亡的痛苦。〔104〕缟素: 白色丧服。〔105〕缢帐: 丧前的灵帐。〔106〕石榴裙: 红裙子。〔107〕褙(kH)褙: 古代妇女穿的一种长袍。〔108〕幌子: 古代妇女披在肩臂上的短纱巾。〔109〕御宿原: 长安城南的墓葬之地。〔110〕叱叱(chL): 象声词。〔111〕无聊生: 生活没有生趣。〔112〕班犀钗花盒子: 用斑纹犀牛角做成的嵌有金花的盒子。〔113〕同心结: 古时用锦带做成连环回文的样子, 用来表示爱情, 叫同心结。〔114〕相思子: 即红豆, 古时用以寄托相思的情意。〔115〕驴驹媚: 释赞宁《物类相感志》载: “驴驹初生, 未堕地时, 口中有一物, 如肉为媚。妇人带之能媚。”〔116〕捶楚: 鞭打。用竹杖击为捶, 用荆条抽为楚。〔117〕遣之: 休了她。〔118〕出: 被休弃。〔119〕媵(yLng)妾: 陪嫁的婢妾。〔120〕广陵: 今江苏省扬州市, 唐代为商业大都会。〔121〕浴斛: 澡盆。〔122〕周回: 周围。〔123〕信州: 今江西上饶市。〔124〕率: 大抵; 大概。

[译文]

大历年间, 陇西有个叫李益的书生, 二十岁考中了进士。到了第二年, 参加拔萃科考试, 等着由吏部来主持复试。六月盛夏, 到达长安, 住宿在新昌里。李益门第清高华贵, 年轻时有才气, 丽词嘉句, 时人都说无双; 前辈尊长, 全都推崇佩服。他常自夸风流才情, 希望得到佳偶, 四处寻求名妓, 很久未能如愿。长安有个媒婆叫鲍十一娘, 是从前薛驸马家的婢女, 赎身嫁人, 已有十多年了。秉性善于逢迎谄媚, 花言巧语, 富豪之家皇亲国戚的住处, 没有一处不曾去打听消息, 出谋划策, 人们都推她做领头。她常受李益诚心的委托和丰厚的礼品, 心里很感激他。

几个月后, 李益正闲住在房舍的南



亭。下午三点前后，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，仆人说是鲍十一娘到了。李益撩起衣服跟着跑出来，迎上去问道：“鲍妈妈今天为什么忽然来了？”鲍十一娘笑着说：“苏姑子做了好梦没有？有个仙人，被放逐在人间，不追求财物，只爱慕风流人物。像这样的角色，和您十郎正好匹配啊。”李益听说后惊喜踊跃，神采飞扬，身体轻飘飘的，拉着鲍十一娘的手边拜边谢道：“一辈子做你的奴仆，死了也不怕。”于是问她的姓名和住处。鲍十一娘详细说道：“她是从前霍王的小女儿，字小玉，霍王很喜爱他。母亲叫净持。净持，就是霍王宠爱的婢女。霍王刚死的时候，众兄弟因为她是低贱的人所生，不太愿意收留。于是分给她些资产，叫她住在外面，改姓郑氏，人们也不知道她是霍王的女儿。她资质艳美，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过这样漂亮的人；情趣高雅，神态飘逸，处处都超过别人；音乐诗书，没有不精通的。前些时托我寻找一个好郎君，品格情调都要能相称的。我详细地介绍了十郎。她也知道李十郎的名字，非常高兴。她家住在胜业坊古寺巷里，刚进巷口有个矮门的宅子就是。已经和她约好时间，明天午时，只要到巷口找到一个叫桂子的婢女，就可以了。”

鲍十一娘走后，李益就准备前去的计划。于是派家僮秋鸿，从堂兄京兆参军尚公那里借青黑色的小马和黄金马笼头。晚上，李益换洗衣服沐浴，修饰容貌仪表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整夜睡不着觉。天刚亮，戴上头巾，拿过镜子照照，只怕还不合适。犹豫之间，已经到了中午。便命备马疾奔而去，直达胜业坊。到了约会的地方，果然看见一个婢女站着等候，迎上来问道：“莫非是李十郎吗？”李益随即下马，让她牵进屋后，急急锁上门。看见鲍十一娘果然从里面出来，远远笑着说：“何等儿郎，冒冒失失到这里来？”李益开玩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引进中门。庭院间有四株樱桃树，西北角挂着一个鹦鹉笼，看见李益进来，便说道：“有人进来，快快放下帘子！”李益本来生性雅静，心里还在疑惧，忽然听见鸟说话，惊讶得不敢向前走了。正在踌躇，鲍十一娘已领着净持走下台阶来迎候他

了，进屋后对面坐下。净持年纪大约四十多岁，绰约多姿，谈笑很迷人。她于是对李益说：“一向听说十郎有才情又风流，如今又看到容貌雅秀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有一个女儿，虽然缺少教训，但容貌还不算丑陋，如能配给郎君，甚为相称。屡次鲍十一娘都提到您的心意，今天就让她永远来服侍您。”李益答谢道：“我笨拙平庸，想不到承您看重，倘蒙收留，生死为荣。”于是命令摆上酒宴，随即让霍小玉从厅堂东面的闺房里出来。李益连忙起来拜迎。顿时只觉得整座堂屋，像琼林玉树一样，相互照耀，眼光转动神采照人。随后就坐在母亲身边。母亲对她说：“你经常喜欢吟咏的‘开帘风动竹，疑是友人来。’就是这位李十郎的诗呀。你整天吟想，怎么比得上见一面呢。”霍小玉便低下头微笑，轻声说道：“见面不如闻名。才子怎么能没有漂亮的相貌？”李益也就接着站起来下拜道：“小娘子爱才情，鄙人重视美色。双方爱好相互映衬，才貌便兼有了。”母亲和女儿相视而笑，便举起杯来劝了几回酒。李益起身，请霍小玉唱歌。开始时她不肯，母亲再三勉强她唱，她才答应。发声清亮，曲调精奇。

酒宴结束，已到天黑，鲍十一娘引着李益到西院安息。清静的庭院深邃的房子，帘帐都很华丽。鲍十娘让小丫头桂子和浣沙替李益脱靴解带。不一会，霍小玉来了，言谈温柔和顺，辞气婉转迷人。脱下罗衣的时候，体态更显得美丽，放下帐子枕上相亲，极其欢爱。李益自认为宋玉提到的巫山神女、曹植遇到的洛水神女也不会超过。夜半之时，霍小玉忽然流泪看着李益说：“我本是倡妓人家，自己知道不能与你匹配。如今因为姿色而受到你的爱恋，托身给仁贤君子，只怕我一旦年老色衰，君的恩情随即转移衰退，使我象女萝一样没有大树可以依靠，象秋天的扇子一样被抛弃。在欢乐到极点的时候，不觉悲从中来。”李益听了她的话，不胜感叹。于是伸过手臂去让她枕着，慢慢地对霍小玉说：“生平的愿望，今天得以实现，即使粉身碎骨，我发誓决不丢开你。夫人为什么说出这些话！请拿出白绢来，